

四木 作品

解连环

玲珑心解开连环局，腹黑男不敌相思意

 长江出版社

四木
作品

解连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连环/四木著. — 武汉:长江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492-5523-8

I. ①解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9788号

解连环/四木著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出 版 | 长江出版社
(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: 430010) |
| 选题策划 | 肯特文化 |
| 出版统筹 | 柯利明 林苑中 |
| 特约监制 | 伊 然 |
| 市场发行 |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cjpress.com.cn |
| 责任编辑 | 尚 进 梁 琰 |
| 特约编辑 | 冷 静 |
| 营销推广 | 刘 源 |
| 装帧设计 | 李 琳 |
| 责任印制 | 法成海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8年9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787mm × 1092mm 1/16 |
| 印 张 | 41 |
| 字 数 | 683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92-5523-8 |
| 定 价 | 78.00元 |
-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本社退换。

电话: 027-82926557 (总编室) 027-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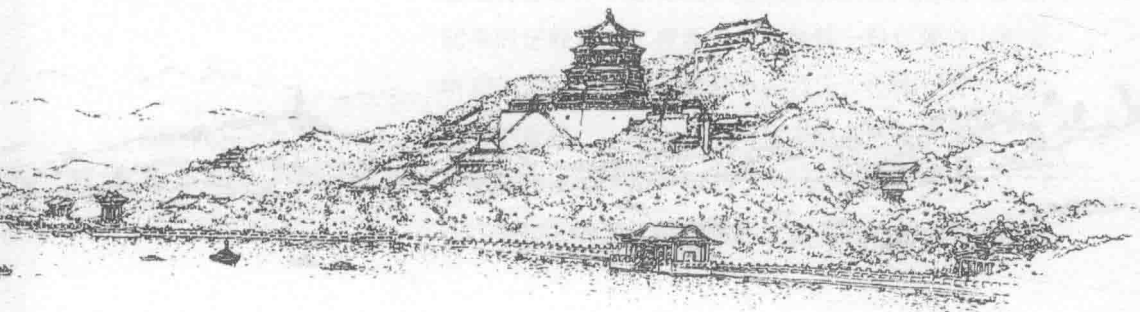
在阅读中展开，人生的可能

CONTENTS
肯特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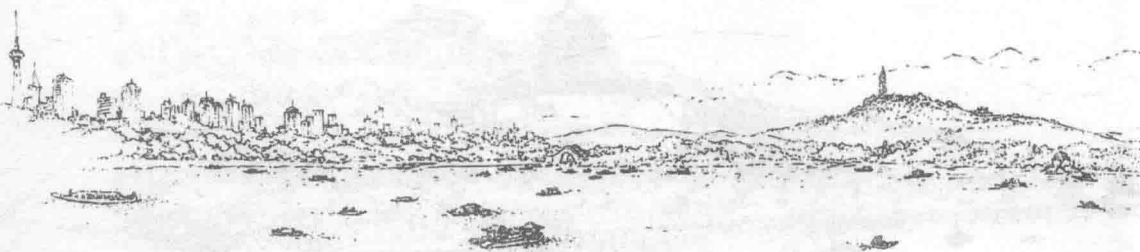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

- 第一章 卿本佳人难自弃 / 001
- 第二章 谁家公子入门来 / 024
- 第三章 一入王门深似海 / 048
- 第四章 既见君子胡不喜 / 069
- 第五章 初试愚顽犹可训 / 089
- 第六章 良玉何需辨雄雌 / 110
- 第七章 公子无情训弓马 / 134
- 第八章 梦回故园弄青梅 / 159
- 第九章 万里江山何堪赌 / 188
- 第十章 一片丹心报君恩 / 211
- 第十一章 冲冠一怒为谁许 / 237
- 第十二章 落花有意水薄情 / 264
- 第十三章 此躯难捐负君意 / 288
- 第十四章 意乱情迷夜雨时 / 311



- 第十五章 夜来幽梦忽还乡 / 331
- 第十六章 敢将三世许三生 / 351
- 第十七章 如花美眷坐满堂 / 373
- 第十八章 公子托辞误佳期 / 397
- 第十九章 莫道婵娟难逐鹿 / 419
- 第二十章 身负诬名意凄惶 / 442
- 第二十一章 不忍朱郎遭圈套 / 465
- 第二十二章 红绡帐里试天真 / 492
- 第二十三章 怒马难渡千山雪 / 518
- 第二十四章 黄沙不掩万里情 / 542
- 第二十五章 不悔荒村欺软玉 / 568
- 第二十六章 素心不改解连环 / 596



第一章 卿本佳人难自弃

夏末深夜，雨下得正酣。非衣靠在乱坟岗一块墓碑上，伸长了右腿，特意将它搁在了山道上。他又冷又饿，走到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索性坐下来不走了。

周遭简直没有一点声气儿，除了雨水像珠子打下来，砸在断石残碑上噼啪作响。不大一会儿，前面山道隐约传来一些赶路人的声音。

闵安提着灯笼打着油纸伞走在前面探路，回头又殷勤地替后面队伍照亮，对于脚下难免疏忽了一些。非衣伸出来的长腿不偏不巧将他绊倒摔了一跤。他爬起来将灯笼凑到墓碑前一照，看到非衣那张在雨水冲刷下显得苍白的脸，马上惊叫道：“哎哟，毕大人，这里还躺着个人。”

闵安喊的毕大人名唤毕斯，再朝前走就是他的辖地黄石郡。毕斯刚给上级王知县送完了禀帖和贺礼，回来时正好赶上了夜雨，心里堵着一股烦躁劲。而又听到闵安说乱坟岗上躺着个无名氏，他推想着怕是那外来的流浪汉，要不就是和死人有关的污秽东西，连忙坐在轿子里跺脚，“快走，快走，别管那些了！”

抬轿子的随从也在嘀咕：“这是死人的地界，小相



公千万莫整事儿。”

闵安拎着灯笼又凑近了一些，看清了非衣墨黑的眉峰和抿紧的双唇，生得极为俊美。他又细心打量了一下非衣的领口、袖角，见那些地方是干净的，且隐隐露出了一截内里缎布料子，心里更有底了，回头说道：“大人，这躺着的是个落难公子，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人，不如搭把手救他回去吧。”

毕斯甩开轿帘子说道：“他有手有脚，来历又不明，本官保着一郡的治安，哪能随便捡个人回去？”说完又催促队伍继续朝前走，早些赶回郡衙里。

闵安踌躇一下，随即跑开。

非衣继续靠坐着蓄力，没有动弹。就在他坐的那块石碑前面有一截断掉的石基，与碑面形成了一个椅子状，经过雨水一冲刷，座面上干干净净，再挪个地方，他还怕脏了衣服。再就是刚才那个小相公提灯笼来照时，他看见了小相公长得俊俏，杏眼直鼻的，不是他想撞见的人，依照买来的消息推断，小相公只是那人的徒弟。

等天亮雨停了再朝前走吧，黄石郡只那么大，总能找到那个叫吴仁的。非衣打定了主意，开始闭目养神。小睡了一会儿，山道上传来急促脚步声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小相公提着灯笼又跑回来了。

闵安抹去满脸的雨水，蹲下身子对非衣说：“我们郡子这段时间兴盗贼，他们老爱半夜打劫，把你一人丢这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”他的声音柔和低沉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非衣，模样极为可亲。非衣又听他说了两句，语声总是那么温和，听得非衣很想睡着。

非衣这么一想，干脆真的闭上眼睛睡觉了。闵安急得拍他手臂，“喂，我说你，站起来跟我走呀，我好心来收留你，难道还要我背你回去不成？”拍了一阵，非衣不动也不答，眼皮也不抬一下。

闵安非常无奈地转过身子，将非衣拉上他的背，背着非衣朝郡衙那条路走去。他边走边说：“我叫闵安，公子怎么称呼？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大半夜坐在坟前吓人？”

非衣的身子有些沉，压得闵安大口喘气，人却不答一句话。

闵安丢下灯笼，扯了根树干做木杖杵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。山道上的风大，夹着急雨，有时还飞来一点细碎的石末荆棘枝，刮在脸上可有些痛。非衣将头低了一低，躲进了闵安的颈窝处。闵安还得迎着风朝前走，背着一个快睡着

的家伙。

“公子既然不作声，以后总得要被人称呼对吧，不如叫三不公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问三不答啊，不答名姓，不答籍贯，不答来这里的原因。前些天我从后山捡回来的小狼狗，还有个名字呢，叫阿瓜。阿瓜之前是一头猪叫阿花，它也是我捡回来的，身上的毛黑一块白一块，像石斑鱼，我把它俩放一起，老打架，最后这个叫阿瓜的狼狗竟然被一头花斑猪给咬死了，你说稀奇不稀奇。哦，对了，阿花还在我师父院子里，等会儿我把你也送进去休息下。”

闵安絮絮叨叨说完，非衣就开口了。

“我叫非衣，曾定居楚州昌平府，不久前死了娘亲，外出游玩散心，走到山上迷路了，借宿在路边，不巧又被你吵醒。”

闵安一愣，“你是说……你靠在坟前睡觉是在‘借宿’？”

“嗯。”

闵安小声嘀咕道：“有这样借宿的吗？从坟包里伸出一只腿，半天又不吭声，吓死个人。”

非衣听得见闵安在说什么，淡淡说道：“贵地方圆二十里只有一家客栈，不收我这样的客人。”

闵安答：“近来掌柜的不敢收陌生人过夜，怕你是盗贼派来的探子。”

非衣没说什么，事后才让闵安明白，他之所以流落郡县之间，无饭食无宿处无衣装，最大的原因是他随身带着大面额的银票，所经过的饭庄客舍都没法换散。即使碰上了银铺，见他所持的银票盖的是前代皇帝颁布的印玺模子，不是现有的摄政监国的楚南王颁布的印戳，马上一口回绝了他。

非衣就此成了“有钱的穷人”。

当晚，闵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将非衣安顿进了黄石郡衙破落的边院里，烧了一灶热水，送给非衣好好清洗了下。他取来一套师父干净的细布袍子，从窗口递了进去，又去厨房里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馄饨，从瓦罐里捞出一碗山菌莲藕汤，一并送进了非衣房里。

非衣饿了一天，吃到这姗姗来迟的饭食时，举止却还是斯文的。他的头发上带着水汽，氤氲在灯彩里，衬得发色如墨。清洗一番后，他的容貌完全显现了出来，象牙白的肌肤温润如玉，将那墨黑的眼、淡抿的唇极美地映衬了出来，有如丹青妙手用笔描过一般。

闵安看非衣安静地吃着，心里想，这公子哥生得这么美，像是没经过什么风浪的样子，手指上却长了点细薄的茧子，看来也是会武功的练家子。难怪他一路走过来，也不怕遇上什么盗贼打劫。

非衣放下汤匙问：“在想什么？”

闵安摆手笑，“没什么没什么，我收拾一下就让你早些歇息。”

非衣抓起手巾擦嘴，“上次有个直勾勾看着我的男人，被我挖了眼睛。”

闵安脸红道：“知道了知道了，以后斜着眼看你就是。”

非衣拈起桌面上散落的一粒瓜子，轻转手腕，朝着闵安的眼皮弹了过去。闵安躲不开，眼皮被弹了个结实，痛得他哎哟叫了一声，忙不迭地捞起托盘竖在面前，退出了门。

非衣打量了下冷清的厢房，蒙了一层灰的土炕，还有桌上遗留的瓜子花生，皱了皱眉，收拾出干净的一块地儿，打算应付一宿。临睡前，他将袍子脱下折叠好，放在膝上，才端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。

门外，闵安看见对面厢房里的油灯亮了，连忙压低了身子，蹑手蹑脚朝外走。那间房里马上传出一道苍老而又激越的声音，喊道：“死小子，半夜不睡觉在瞎捣什么！抢老鼠女儿做娘子吗？给我滚进来！”

闵安立刻唯唯诺诺走进厢房，领教了师父一顿好骂。吴仁骂得口干，要闵安温茶给他喝，又嫌弃水烫，抄起一只布鞋向闵安砸去。闵安捡起布鞋，给师父恭敬地放回了脚踏上。吴仁骂得兴起，伸脚一踢，还好闵安躲得快，才没被蹭掉帽子。

吴仁瞪着眼睛吼道：“快去烧水洗个澡，凉着了咳着了别指望我给你治！还有对门那小子，来历不清不白的，你也敢捡回来，不怕招着狼了吗？”

闵安忙赔上笑脸，嘴里一直应着“晓得晓得”，安抚住了师父，再带上门退了出来。他看了看非衣那边漆黑的窗口，觉得非衣也是异于常人，师父这厢指桑骂槐地嚷了半宿，他那边一声不吭，完全沉得住气。

闵安拿了两片白菜帮子，走到墙角的猪圈前，戳了戳没动静的花斑野猪，嘴里说道：“嚯嚯，这么吵，阿花也睡得着嘛！”野猪哼唧了起来，窗口纸屏一抬，吴仁的布鞋又砸了出来，伴随着一句吼声：“滚远些！莫吵着老子睡觉！”

第二天，从太阳打头起，就不断有郡衙里的狱卒、随从、捕快走进院子里，借口端详阿花是否产了崽，眼睛却飘到一边厢房里去，将非衣打量了个够。非衣

穿着青色细布袍子，露出一截雪白的绫缎里衣，一副清俊淡雅的模样，把一众在乡下行走的男人比了下去。毕斯作为郡衙里最高长官，听说来了外人，生得比小相公还要漂亮时，也走来打探，询问非衣的出身来历。

非衣还是那套说辞，娘亲去世，他独自一人外出散心。有武功傍身，所以不怕山贼。毕斯问他是哪家公子时，他顿了顿，才回答说娘亲来自北理国谢家，父亲这一脉则略过不提。

“北理国么……那倒是个远地方……”毕斯又着手说，“近四五十年与我们华朝互通贸易经商往来，也落得个友邦的声名。罢了罢了，既然远来是客，就在本官郡子里住下来吧。不过有一点，公子要跟着小相公走，听他的吩咐，千万不能生事。”

非衣点头应承。

毕斯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地方也没什么好东西给公子接风洗尘的，这顿饭就暂且记在本官名下，等来日本官腾达了，再好好给公子办一场盛宴。”

闵安站在一旁微微一笑，没说什么。

非衣从袖口扯出一张百两面值的银票，双手递给毕斯，恭敬道：“银票放在我身上，难得花出去。请大人帮我一个忙，收下这张银票，如能兑换出白银，抵当我的食宿费用，算是大人体恤我的最大恩情。”

毕斯一年官俸不超过四十两，非衣“小露一手”且用词含蓄文雅，极大地装点了毕斯这破落黄石郡的门面。毕斯家里也不是缺银子的，这个低于七品的郡官就是家里捐纳出来的，但钱财多总不是坏事，看非衣谈吐大方自身带了财富，想必也不屑于做盗贼那一类的事，毕斯这样考虑着，一天没过，已经完全对非衣放了心。

对孝敬的银子，毕斯照例要推辞一番。非衣诚恳道：“请大人赏我一个薄面。”毕斯哈哈笑着，见左右没有闲人，取了银票塞入袖子里，再迈着方正的步子离开。

半月没过，不多话的非衣默默在黄石郡衙里住了下来，低调出入门户，没有生起一点事端，取得多数人的信任。吴仁长期不落脚屋里，对非衣没有一点好奇心，听说非衣是个富翁时，他也只是翻了个白眼，哼了声“与我何干”，背着百宝箱离开郡衙，去外地开场子挣银子去了。

黄石郡是个穷郡。前面是乱坟岗，后面靠着山，官衙残破，办案人手短缺。

比它高一级的县衙，至少有几十个差官，还不算编制册外的帮闲。处于华朝最底层的黄石郡衙里，只有闵安一个书吏，兼长官毕斯的幕僚、随侍等多种职务于一身，小心翼翼侍奉着毕斯已经两年多了。

本月盗贼兴起，天不亮，又有一名乡农披着露水来报官，说是自家的耕牛被偷了。

黄石郡衙的门子是个狱卒兼着，叫小六，正抱着竹梆窝在门口打盹儿，被乡农推醒，说了案发经过，小六连忙把脸一抹，二话不说就冲向了内堂，咋咋呼呼向毕斯呈报了案情。

毕斯一边起身梳洗，一边吩咐小六去西边吏舍叫醒闵安，唤他外出督办此事。

西边吏舍就夹在两个院落之间，土门矮得不需要推，小六直接踮脚跨过墙就能进来。小六抱着竹梆一阵敲，嚷道：“头梆响，开大堂。二梆响，吏起床。三梆响，上工房。安子安子听到没有，我已敲过三遍梆。”

吏舍里的闵安抱着粗布被子翻了个身，嘟哝道：“天还没亮啊，小六你来早了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”

门外的小六敲得更急了，把做早点的厨娘花翠给敲了出来。她穿着一套翠绿的湖绸衫裙，腰上系着精致的双丝绦结，款款走过来，像是一阵春风扶着弱柳。小六一看到她，心里也像是吹进了春风，连带着笑容都柔和了不少。

花翠对小六熟视无睹，径直走过去，一脚踢开闵安的房门，让小六目瞪口呆。小六常常弄不明白，看似柔若无骨的美娇娘，为什么出手出脚完全端着一个壮汉的风范。叫不动闵安时，他也试过去推闵安的房门，离奇的是，不管他花了多大力气，那门还是纹丝不动。

小六不知道的是，花翠本来就是翠湖庄前走南闯北的楚州总镖局家的小姐，自幼练得一身功夫，家道没落之后才被迫出来卖艺糊口。她从十五岁起辗转奔波在楚州各郡县间，不大习惯在人前抛头露面，只愿意躲在马车里帮忙做些彩绳木梯等器物，因而获得的报酬极少。就在她快饿死时，吴仁在市集跳大神驱邪，偶然看到了她的手艺，向班主交了一大笔银子将她赎了出来，带在身边讨生活。

收留花翠之前，吴仁已经收留了闵安，带着闵安在华朝九州转了个遍。花翠碰见闵安那会儿，闵安才十三四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正在蕲水县县衙做门子。据吴仁当时说，这已经是闵安做的第二任门子了，他还是前中书令闵旭大人的嫡孙，父亲官任四品知府，吃了官司被前代皇帝判了斩刑，家里人散的散死的死，

他才和花翠一样，被迫流落民间。花翠当时吃了一惊，才知道跟在吴仁吴老爹身边，要想活下去，必须忘记自己的出身，实打实地做事讨生活。

从此后，吴仁、闵安、花翠就凑在一起过活。吴仁向毕斯家投信自荐，声称他能出任仵作，闵安打杂，花翠掌厨食。毕斯上任时需要自己的一班人，家里也没有给他准备得那么齐全，在考查了吴仁三人能力之后，他当即拍板，就带着三人来到黄石郡。吴仁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的过去，偶尔喝醉了酒才透露两句。花翠也不在意，想着闯荡江湖的人，哪个没有一两点心酸的往事。只要不是她应该关心的事情，她一概不管也不过问。她尽心尽力给这两人做饭食、洗洗补补的，一晃过了三年。她已经十八岁，闵安十七了。

慢慢地，这日子就过得稳定了一些。只是有两件事需要花翠多加操心，那就是闵安的衣裳与起居。推究根本原因，是与闵安的来历有关。

据吴仁老爹所说，其实闵安跟花翠一样，也是个女儿身。闵家遭受灭顶之灾时，闵安不过六岁，失了娘亲和家仆，她本有个龙凤胎的哥哥闵聪，时常背着她在外找吃的。有次哥哥看她实在饿急了，偷了茶楼里的晚点，拉着她就跑，撞到一伙赌输了钱的泼皮身上，被那伙泼皮拉住，好一顿毒打。

哥哥把闵安护在身下，一直抱着不放手，结果被活活打死。闵安个小，也挨了不少拳脚，头上受到重重一击，当即就昏死了过去。吴仁救活闵安后，闵安的心智已变得不清楚了，不断说着胡话，以为她哥哥没有死，她就是她哥哥本身。一碰到打雷天，她就尖叫不已，喊着“妹妹快跑”，把自己假想成正在保护妹妹的哥哥，抱着枕头在屋里乱跑。

吴仁本是御医出身，也治不了这种臆想症，只能慢慢调教她，多顺着她的心意说话，但是她的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愈变愈烈，甚至有一次，她举起剪子自戕咽喉。吴仁思前想后，替闵安施了一场手术，将她的喉咙补好，用线垫出一个假喉结，告诉她，她其实在替两个人活着——为了救活她，他曾经把她哥哥的心脏移到她胸腔里，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。

闵安看到胸口有条若隐若现的浅疤痕线，信以为真，自此安稳了下来，只当自己就是哥哥。吴仁带着她走南闯北，逼着她苦学各朝律法典例、熟悉刑名之学，就是为了日后将她送上官途，替闵家翻案。闵安听从师父安排，进了县衙做门子，一干就是五年。衙门里嫌她年少，本不愿意收，吴仁腆足了老脸求得同乡官员收留了她。

按照惯例，门子是从当地百姓中征发的，由长官挑选眉清目秀、唇红齿白的少年郎充任。长官看闵安长相上乘，又低眉顺目的，勉为其难收留了她。从那时起，闵安越发将自己当成男孩，束起头发戴上帽子，穿上束胸行文士礼，想象着哥哥闵聪长大后的样子，她就是哥哥的一个影子，在替哥哥做这些事。

花翠听完闵安的往事，只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，更不去打破闵安的臆想。华朝律法在四十年前修改过，允许女子做官，但成功跻身官场的女人，可是凤毛麟角，到现在也只有楚州昌平府知府萧知情一个。

女人想做官很难，能做到重审昔日钦定旧案的大员，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。所以在吴仁心里，闵安能否替父亲翻案，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，借这个由头，让她有个立身之本，才真正不错。

这之后，花翠更是顺着闵安的意思来打点她的生活起居，内外都当她是一个男儿。

闵安睡觉时不喜欢被人打扰，特地加固了门栓。花翠掌握了踢门技巧，屡试不爽，用脚尖震开了栓扣，从容进出她的卧室。今早小六敲过梆子后，花翠看见闵安还在死睡，就走过去掀开她的被子，提起她的衣领，将她拽下了凉榻。

闵安弓身在地上打了个滚，来不及咕哝什么，就被花翠一脚踢醒。花翠拉着她来到水盆旁梳洗，提醒她将束胸马甲穿好，从衣柜里取出她外出公干时常穿的公服。

华朝书吏着装大同小异，一般穿长衫系儒绦结，足蹬方口黑靴。花翠手巧，针线活尤其了得，亲自收拾闵安的衣装，让她行走出去，常常看得人眼前一亮。闵安穿着细布白袍，襟袖绣上小朵兰花，外面再套上遮尘的云线纱衫罩，配上她的秀丽五官和修长身姿，天然带着一股儒生的俊采风流。

花翠丢出撑窗杖将院子里东张西望的小六撵走，替闵安抚平衣衫，又取出一双针线密集的鹿皮靴要闵安穿上。闵安套靴子时，她在一旁说：“今早我看到了非衣替换下来的衣服，摸了摸料子，那可是楚州昌平府特供的，别的地方没有。要将加运过来的涪州蚕丝拆开，只挑精韧的，加上老工匠的独门抻弹手艺，织成不断丝的五尺绸子。后面再换绣娘子手织裁剪，托上云锦布，两面用针才能制成一只袖子，还得剪开废料，不能见到针脚。你想想，非衣一只袖子就够五品官吃上一年的，他的来历怕不是富贵家公子那么简单。”

闵安打着哈欠，懒懒道：“我知道他有钱。”

花翠咬牙提住她耳朵说：“他不止有钱，弄不好还是个大官宦人家出来的！你想想，普通富贵家的敢穿着特供的布料满大街走？”

闵安痛得跺脚，去扯花翠的手腕，呼道：“管他是天王老子还是官宦子弟，现在落在我黄石郡，就是我的跟班！”

花翠一掌拍上闵安后脑壳，将她拍出门，“光说得好听，到了人跟前就成了个熊样，半天哼唧不出一句！”

闵安摸着头委屈地说：“我又不是阿花，干吗要哼唧什么。”转身见花翠要锁门，又扑上去说，“好翠花，我肚子饿，好歹赏我一个馒头半张大饼什么的，让我垫垫底儿啊。”

花翠看都不看她一眼，摆着腰走了，“光吃不长脑子，还说不是阿花。”

闵安摸到非衣住的小院里一看，师父那边的厢房照旧锁着门，从窗口看进去，里面冷冷清清的。非衣正在木架前翻晒花草，穿着一身素袍，黑发如墨，直披下来，映得他的眼睛也是冷冷清清的。

闵安站在院子门口说：“非衣你随我外出走一趟吧，有乡民报官遭了贼匪劫舍。”

非衣不应话，也不动。

闵安抓了抓头，摸到帽子抽带，想着不能乱了衣冠，又把手放下。她知道非衣的意思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那地方挺远的，你大概嫌脏不愿意去，这样吧，晚上等我回来替我守夜，就当偿了这次的公差。”

毕斯在前堂等得心急，半天不见闵安来应签，干脆找到后院来了。非衣拿着一株山草仔细辨认，背对晨阳，像是从头到尾没听到闵安在说什么。闵安悄悄走近，伸头去看他的袖角衣料，想看看是不是像花翠说的那么名贵。

毕斯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小相公拿着我的朱签令去现场查查吧，快去快回。”

闵安看到自己探头探脑的样子被上官抓到了，羞红了脸，抓过签令就快步走了出去。毕斯在后面笑着说：“调匹马跑得快些！见到保长佃户先问话，问好了再红脸，回来还来得及探望非衣公子！”

闵安听得耳朵也红了，忙不迭地跑远。陪着乡农到达他的农舍后，闵安查看了现场地形及失牛痕迹，可确定盗走了耕牛的是一伙人，犯案手段还挺熟悉的。她问了保长的口讯，拿出自己的工俸交给乡农，安抚了乡农急作一团的家人。

保长问：“小相公心里有底儿了？”小相公是南方地界对书吏的尊称，大家看

闵安长得高挑而清秀，年龄不大，为人和气，都乐意这样称呼她。

闵安点头，道：“这次一定能抓到茅十三，大叔放心吧。”

闵安风尘仆仆赶回郡衙，向毕斯通报了情况，断定这桩案子是早些年出入在外州的盗贼茅十三一伙人所为。

毕斯敲着额头说：“听说茅十三那批人极是悍勇，本官郡子里没有得力的捕快可以制服他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闵安回道：“大人可以再上书向县衙求援，本郡的捕快还不足十名，茅十三连窜数州，抢了上百户人家，已经算得上是要案。按例这样的大案，也不是我们小小的郡子能办得成的。”

毕斯皱眉道：“茅十三流窜各州犯案，通常不会在小地方停留多久，不如等他自己离开郡子……”回头看见闵安没表态，他又马上改口道，“要本官再上书惊扰到王知县，本官怕随后的任期考语会得个下等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就拿眼看着闵安。

官员三年任期满了之后，上级官员会给下级写考语，查看守、政、才、年四个方面，这就是俗称的四格考核。其中行政方面就是考查官员直辖地的治安情况，包括风化、命案、强盗窃贼等案发率。毕斯任期快满，所治政绩平平，又得罪过上级，最后还不凑巧碰上茅十三来黄石郡犯案，实在是件倒霉的事情。他看着闵安，不是因为闵安听不懂内中的关联，而是希望闵安顺着他的心意，将这烫手山芋丢出去，替他合理处置好此事。

闵安懂得毕斯的心意，到口的官场法则被她咽了下去，没有顺溜地说出来。东家的脾气她自然知道，那是打个雷都会把脑门缩进背壳里的主儿，千万条法子，万千的困难，都必须先由她小相公来扛着。

毕斯只需要撂担子就可以了，闵安却要去经手随后的事情，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说服非衣出手，将茅十三抓捕归案。闵安与茅十三打过交道，知道茅十三的为人和功底。而对非衣的功夫，她虽然只是管窥一二，已知是极好的。郡里的人手不足，恰遇上半路捡了个非衣回来，岂不是老天派来专拿强盗的？

傍晚闵安去郡衙后门转了一趟，抓来一把紫色野花，土根上还带着泥巴。她走到非衣院子里时，非衣正背手站在木架一旁，在夕阳下静静看着满匾的干花干草，似乎在欣赏着一幅稀世画卷。他的周身润了一袭花香，盖过了本来的熏衣香，微风拂过，送给闵安满鼻的清凉感。

闵安将带着泥的野花递过去，讨好地说：“你瞧瞧，这种花草用得上吗？”

非衣转头看了看从闵安指缝中滴下的泥水，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

闵安低声道：“你来郡子十三天，每天就是采花种草，侍弄着纱布香囊，也不见你做些别的事。我现在遇上了一件棘手案子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见非衣像往常一样不答，她又继续说：“你可是答应了毕大人，留在这里要听从我吩咐的。”

非衣仍然不说什么，只抬起墨黑的眼睛看过来，直看得闵安脸面大窘。闵安本来就是最低级的小吏，哪有什么资格指派非衣，更何况非衣已经交了“食宿费”，算得上是长官毕斯的客人。

闵安等了一会儿，见非衣像往常一样不爱搭理她，把心一横说道：“你的性子一向冷淡，留在我们郡子里不走，想必是要做什么要紧的事情。别指望我会相信你对大人说的那套话，你越是低调行事不引人注意，我越是猜想你另有图谋，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再不痛快说出来，我就报告给大人去。”

非衣淡淡道：“我想拜吴先生为师。”

闵安一怔，道：“就这样？”枉费她先前猜了许久非衣的“图谋”。

“你想我怎样？”

闵安不答，认真想了想，有些恍然。“难怪你天天站在院子里，原来是守着师父的门，看他回来没有。”

非衣淡然道：“你帮我劝动吴先生，我就帮你办案。”

闵安一口应道：“成交。”

非衣凝声道：“只帮你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

闵安想都没想就应道：“好。”

转念她又觉得稀奇，问：“你拜师做什么？”

非衣拿起一株干花，拈在指间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家人患上头痛症，需要吴先生的银针手法治疗。吴先生治病有规矩，不医官员及家属。我想求他出手，又不能打破他的规矩，只能拜他为师，学得扎针技巧。”

闵安笑道：“你连师父的来历都打听好了，可见是有些门路的人。师父那些陈年往事密封在刑部的案卷之中，非高官及特使才能见到。你能找到这里来，实在是令我惊奇，非衣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头。”

非衣脸色更加冷淡了，“娘亲过世，父亲不爱，能有什么来头。”

闵安识趣，不再顺着这个话头说下去。她转眼看了看屋檐下吊着的纱囊干